

知念実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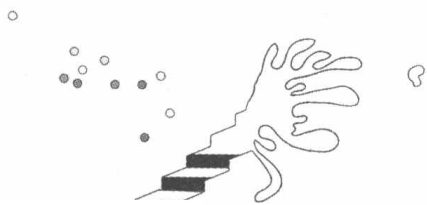
知念実希人

知念実希人の著作
「知念実希人の時間」
「知念実希人の時間」
「知念実希人の時間」
「知念実希人の時間」
「知念実希人の時間」

抱住我崩溃的大脑

〔日〕知念实希人 著

王路漫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抱住我崩溃的大脑 / (日) 知念实希人著 ; 王路漫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20.2
ISBN 978-7-5442-9691-5

I. ①抱… II. ①知…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2132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9-062

KUZURERU NOU WO DAKISHIMETE

Copyright © 2017 by Mikito CHINEN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Jitsugyo no Nihon Sha, Ltd., Tokyo, Jap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itsugyo no Nihon Sha, Ltd. through Discover 21 Inc., Tokyo.

抱住我崩溃的大脑

〔日〕知念实希人 著
王路漫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褚方叶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4千
版 次 202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691-5
定 价 5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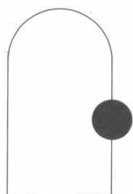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 liang@readinglife.com

目 录

CONTENTS

- 1 序幕
- 3 第一章
从钻石鸟笼中展翅飞翔
- 161 第二章
追寻她的幻影
- 279 尾声



序幕

我从只有两节车厢的火车上走下来，环顾四周。站台上空荡荡的，除了我以外连个人影都没有。我走向满脸睡意的工作人员，出示了车票，走进有高高的木制天花板的车站大厅。粗大的柱子上显眼的污渍，彰显着深深刻印在这座建筑上的年代感。

我没有停留，侧身走过左手边的土特产小店。出了车站大厅，小巧整洁的环岛映入眼帘。一块写着“出租车停靠站”的牌子醒目地立在那儿，却不见待客车辆的踪影。

我抬头看去，正对面是一片寂静的住宅区，远处的小山隐约可见。

早春的风吹过，地面上的落叶纷纷起舞。但我却没有感觉到寒意，腹腔深处仿佛有一团火焰，炙烤着我的身体。

我一直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从听闻她——弓狩环死去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在等待。

弓狩环……由香里……她那水晶雕塑般的美和转瞬即逝的微笑

始终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快了，那个让她香消玉殒的罪魁祸首马上就要出现在面前了。

我把手捂在胸口平复了一下情绪。一只黑猫悄然而至。那只戴着红项圈的猫从我面前经过，向我投来一瞥，跳到旁边的长椅上洗脸去了。

“坏兆头。”

我苦笑着，隔着夹克的表层碰触内侧的口袋。里面坚硬的触感传到掌心。我已然做好了用上它的心理准备。

猫儿不知什么时候梳洗完了，斜倚在那儿“喵”了一声，发出催促般的叫声。大概是让我从它的领地离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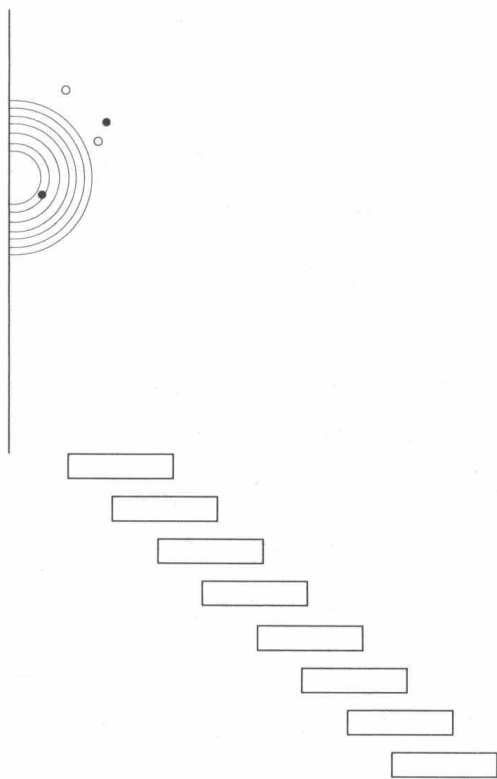
知道了，这就走。

我没有无休无止地等待出租车的耐性，抬头看了看远处的小山，加快脚步朝那边飞奔而去。

为了实现在那家医院邂逅的女子——弓狩环的遗愿，我踏上了这次旅途。

第一章

从钻石鸟笼中展翅飞翔



1

柔和的日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窗洒进来。我走过铺着长毛地毯的长廊，暖暖的阳光照在脸上。窗外的防风松林深处一片蔚蓝。白色的波浪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不断绘出条纹，阳光照到水面上，波光潋滟。

我眯起眼睛，享受着眼前的美景。叶山岬医院是一家建在神奈川县叶山镇海边的疗养型医院，所有病房都是单间，面向富人阶层。此刻，我正在这所医院的三层。

“好，这是最后一位了吧……”

我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患者的病历表，看了一眼手表，时针刚过三点。

上午是医院概况的介绍，下午开始查房，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位患者了。

弓狩环 二十八岁 胶质母细胞瘤

看到这些，我用力地抿了一下嘴唇。胶质母细胞瘤，恶性程度最高的脑肿瘤。

这样看来，这家医院也兼有临终关怀的作用。我突然想起那位身材健壮的护士长在迎新会上说的话。

这里也是一家临终安养院，能让那些身患绝症的患者以平稳的心态迎接生命的最后一刻。说得更准确一点，这处建在海边的医院，看上去非常像一家高级酒店。

二十八岁，只比我大两岁。我心情有些沉重，继续沿长廊往前走，然后在尽头左转。十多米的走廊中只有一扇门。

这座医院的建筑呈“コ”字形，环绕中庭而建。最上面的那一层有一间特殊的病房。

我敲敲门，里面立刻传出“请进”的声音。推开门，一股寒冷的空气扑面而来。

这是一间宽敞得超乎想象的房间。正对面的墙上有一扇大窗子，柔和的光透过有蕾丝花边的窗帘照进屋里。

入口一侧是浴室和卫生间，对面摆着皮革沙发和玻璃矮桌。书桌等有古典风味的木家具营造出一种奢华感。一直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上摆着一些画册和外国风光图片集，墙上装饰着浓墨重彩的油画。屋里还配有客房和厨房。如果不看窗边摆的那张病床的话，这里看起来跟高档酒店的套房一模一样。

得付多少钱才能入住这样的病房呢？环顾着房间，我不禁微微皱起眉头。敞开的窗子前面，有位身材纤弱的女子坐在椅子上，她

一头长长的黑发，手里拿着画笔和调色盘，面朝画架上的画纸。

我凝望着她的侧影，那挺直的鼻梁和长长的睫毛映入眼帘。这时，她把脸转向我，柔软的头发放轻摇曳。

“嗯？您是哪位？”她在天蓝色的衬衫外面罩了一件羊毛衫，此刻正抬起微微低垂的眼帘，直视着我。

“初次见面，我是实习医生碓冰苍马。”

女子微微颌首，像喃喃自语似的重复着“碓冰……苍马……”这几个字。

“碓冰峠的碓冰，蓝色马匹的苍马。”^①

我用一贯的说法解释道，但是女子没什么反应，看起来好像是对汉字比较生疏。

“嗯，好吧。”女子轻轻地将双手交叠在胸前，“碓冰医生。我就称呼您碓冰医生吧。对，护士们的确说过今天有新医生来。”

“我会在这儿实习一个月。今后请多关照，弓狩女士。”

“……由香里。”

“嗯？什么？”

“我姓的发音是 YUGARI，但我不喜欢中间的浊音 GA，想换成 KA，所以就请大家叫我由香里。碓冰医生也这么叫吧。”^②

这位自称由香里的女子稍微抬高下巴，视线慢慢上移。

“那好吧……由香里女士。”

①碓冰峠是位于群馬县和长野县交界处的一座山。在日语中，蓝色马匹写作“蒼い馬”。

②“弓狩”在日语中的发音是 YUGARI，把中间的浊音 GA 换成清音 KA 之后，变成 YUKARI，可以翻译成“由香里”。

“您好，碓冰医生，那么您来这里有何贵干？”她的脸上浮现出少女般天真的笑容。

“我是来查房的……”

忽然，一股强劲的风从窗口刮进来。由香里按住被风吹乱的黑发。

“不冷吗？”

尽管天气很好，但毕竟才二月。况且这个房间跟其他朝向庭院的病房不同，窗户正对着岬角的尖端，潮湿的海风可以直接灌进来。

“这儿有电热毯，那边还有一台暖气，尽管有点冷，但还是可以忍受的。”由香里指了指膝盖上的毯子和窗户底下烧油的暖气。

“忍受是可以忍受，但是不是把窗户关上更好？”

“那样的话，海潮的味儿就进不来了。”

她手中的画笔游走在画纸上，每落下一笔，海面上就掀起白色的波浪。

“海潮的气息、风的呼啸、冬天凛冽的空气，这些我都想去感受，因为觉得很可惜……”

“那个……弓狩女士。”

“应该是由香里。”由香里用嘴唇做出“へ”的形状。

我慌忙改口叫了一声“由香里小姐”，她的表情缓和下来，问道：“怎么了？”

“很抱歉，我想为您做检查，能否请您躺在床上？”

“哇，好认真哦。院长先生一般就问一句‘感觉怎么样呀’之类的。”

作为实习生的我是不能那样敷衍了事的。

“院长是院长，我是我。”

“明白啦，医生。”由香里用调侃的语气说道，同时关上窗户躺在了床上。

“失礼了。”我从白大褂胸前的口袋里取出钢笔灯，照向由香里的瞳孔。光的反射使瞳孔迅速缩小，棕色的虹膜折射出淡淡的光。

检查完她的面部、口腔和颈部之后，我伸手去拿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

由香里微微垂下目光，把衣襟卷起来。

“啊，没关系。可以隔着衣服听诊。”

我说了一句“失礼了”，从她的领口开始听诊。

“请大口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

听完呼吸的声音，我让她屏住呼吸，开始听心率。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震颤着鼓膜的生命节拍上。

“好了，放松，没事了。”我把听诊器拿开，又挂回脖子上。

“检查结束了？”

“是的，今天的结束了。”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没有什么异常。”

“看吧，我的身体也没有那么糟糕。”由香里坐起来，嘴角泛起自嘲般的微笑，“随时可能会死之类的说法，根本不可信吧。”

她仿佛没看到不知如何回答的我，兀自下床打开窗户。冬日凛冽的空气瞬间涌了进来。

“不好意思，有点胡言乱语。好久没跟年轻的男生聊天了，有些兴奋。”

隐隐约约的海潮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波浪撞到岬角上，大概会粉身碎骨吧。

“又听到波浪的声音了。我的老家也在海边，不过是在濑户内海，那儿的海上没什么波浪。波涛声真好，让人内心平静。”

为了掩饰心中的别扭感，我飞快地说了一句，由香里的脸上却掠过一丝阴影。

“我不喜欢海浪的声音。听，它们好像有恒定的节奏。这可不妙，听上去像倒计时。”

“倒计时？什么意思？”

“……炸弹呀！”由香里戏谑地努了一下嘴，指着自己的太阳穴，“这里埋了一颗炸弹。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炸，但它是颗一定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我转过头，望着由香里。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极其脆弱的肿瘤，有很多患者因为大脑部分坏死引起脑出血死亡。即使没出现脑出血的情况，它也会持续增大，在不久的将来夺走她的生命。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颗定时炸弹。

“听着海浪的声音，我感觉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正在被波浪侵蚀，大脑仿佛从内部一点点崩溃。”

我望着由香里洋溢着微笑却十分悲伤的侧脸，呆呆地站着。

“啊，抱歉。突然听到这些，你一定很困惑吧。仿佛一瞬间被可怜兮兮的女主人公附体了，请别介意。检查结束了？那我可以画

画了吧？”

“啊，可以可以。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慌忙欠欠身，说了句“失礼了”，朝门口走去。握住门把手的那一瞬间，背后传来一声呼唤：“碓冰医生。”我转过身，和握着画笔的由香里四目相对。

“明天还来查房吗？”

“嗯，当然，我要在这家医院实习一个月呢。”

“那么，明天见了。”

由香里纤细的手轻轻地冲我挥了挥。

“因为今天晚上，炸弹还不会爆炸。”

2

“说起来，那个时候来接我的肯定是家里人。”

我“啊”了一声，作为对这个兴高采烈的老妇人的回答，连自己也说不清是应和还是叹息。在叶山岬医院实习的第二天，上午查房时，我被这位叫梅泽花的九十多岁的患者抓住，听她回忆往事。

“他冒着像今天这么大的雨，连伞都没带，就跑来看我。”

梅泽花坐在安乐椅中，望着下着瓢泼大雨的窗外。她连十米之外都看不清楚，却幸福地眯起了眼睛，仿佛看到了死去的丈夫。

“真是位不错的先生啊。”

“是啊，非常不错的人……”

尽管打断别人的追忆是不礼貌的，但如果不在这个当口及时打住的话，不知道还要陪着她聊多久。于是我小声说了句“失礼了”，关上了病房的门。

长长的走廊一直往前延伸。叶山岬医院的三层一共住着十二位患者。其中也有因脑梗后遗症等意识不清的人，但大部分是喜欢聊

天的高龄患者。

接下来是最后一位了。我疲惫地往长廊深处走去，在尽头转弯，最后一间病房出现在右手边。那是弓狩环——那位有着独特气质的女子的房间。

我敲了敲门，听到一声“请进”，便打开房门。由香里正坐在沙发上，欣赏着矮桌上一本打开的画册。

“你好，碓冰医生。”

“你好，弓狩……”

看到她皱起了眉头，我慌忙改口叫了声“由香里小姐”。由香里边用戏谑的语调说“这就对了”，边微微颌首。

“身体感觉怎么样？”

“没什么特别的变化，脑袋里面的炸弹暂时也没动静。”

“是吗？嗯，今天没画画啊。”

“昨天那幅刚刚画完，现在翻翻画册，为下一幅画培养一下灵感，稍微过一会儿再开始画。”

“这么快就开始画下一幅？为什么这么急呢？”

听到我随口问出的问题，由香里只是伤感地笑笑，并没有回答。

她可能是听到了什么不好的消息吧。我试图换个话题，把视线落在桌上的画册上。打开的那一页画的是一池睡莲。

“怎么觉得这幅画好像在教科书里看过似的？”

“你不知道莫奈的《睡莲》吗？”

“不好意思，我对艺术一窍不通……”

“艺术可以丰富人生啊。”由香里把画册的这一页翻过去。

“这是在生活富足的前提下才能追求的奢侈吧。”

我不由得流露出了不快的语气。由香里稍微往前翻了翻那本书，然后抬起头望着我。恍惚间，我有一种被她浅棕色的瞳孔吸进去的错觉。

“碓冰医生，你今天有点不耐烦啊？”

被她一句话戳中心事，我一时语塞，只能支支吾吾地说：“啊，为什么这么问……”

由香里得意地抬起了下巴。

“女人的直觉呀。我很早以前就对自己解读别人表情的能力很得意。碓冰医生就更容易看穿了，你的心事都在脸上写着呢。”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感觉自己被看成了那种单纯的男人，不禁皱起眉头。

由香里淡粉色的嘴唇上泛起恶作剧般的微笑。

“昨天你第一次来这儿，先是观察了整个房间，稍微有些吃惊，觉得作为病房来说太奢华了。之后试着找话题和我聊天，留下了‘这是个怪女人’的印象。”

心里的想法被一样样说中，我找不出反驳的话来。

“那么，今天为什么心情不好呢？”

由香里眯起了眼睛。掩饰也无济于事，我仿佛被看透了一般，嗫嚅着张不开口。

“休息室太吵，我没法集中精力学习。”

“休息室？”

“嗯，一层南侧角落里的房间。病房的工作完成之后，我被安